



## 风歇树梢

■ 沈明明

自然界本没有风,所谓的风,其实是空气的流转和运动。然而,可别小看了风,如果没有她,如果只是凝滞,便没有了这生机盎然、生态多样而又浑然一体的自然。

微风拂过,撩起的不仅是水面上亲昵追逐而百态多姿的涟漪,更有人们对生命的惊悚感悟和由衷敬畏。因为,在风里,人们能听到生命喘息,能听到大地呼吸,能听到浩瀚长空天籁回响。

我们有幸站着,听着风吹过的声音。风,掠过大海,是波涛的惊骇轰鸣;越过江河,是浪花的嬉戏欢笑;扫过崇山峻岭,是丝竹和鸣的优雅交响乐曲……她,慢慢地收住了脚步,停在树梢上,她不想只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她,歇下脚步,是为了聆听树的声音。

风,她知道,没有安静的歇息,便无法听清树梢的轻柔自语;没有暂时的屏住呼吸,便无法感触到自己的怦然心跳。是啊,哪怕是不畏险阻艰难跋涉的行者,也需要经常停下脚步,去掉鞋里的砂砾,回望自己走过的足迹,环顾身边道路的走势,判断下一步该迈走的方向。人的生活也是如此,既要无怨无悔不知疲惫地勇毅向前,也要不时反顾当下贴切的经纬处境,会心欣赏沿途的未见风景。如是一来,哪怕受累流汗走过的原是弯路,自己却能欣然自慰,这“弯路”走得值啊,要不,这沿途独特景致该被自己遗憾地错过!

其实,只是由于特定的坐标定位,风儿才有了东南西北的所谓“风向”。可是,“风向”,绝不是风的本意,而仅仅是那个唯我独尊的“坐标”一厢情愿的固执和偏见。舒展自己身心的风,并不奢望

自己有一个恒定不变的方向,哪里欢迎我,哪儿就是我奔走的方向;哪里让我获得自由,哪儿就是乐意投身的去处。

是的,一旦风儿的自由脚步受到巨大障碍的阻挡,风儿,与命运抗争的本能,能让她对命运坚定地说不。于是,看似微弱温情的风儿,将象变形金刚一样,挤压变化着自己的身体,集聚为狂风,旋风,飓风,龙卷风……

风儿,于是成为一种脆弱生命难以承受的摧毁性力量。怒吼的风,容不得一切阴霾,矫情,松懈,无力,以及不能独立稳健站立行走的一切。在任何形式的悲悯和追悼到来之前,这一切不由分说地遭遇着灭顶之灾。是的,是风儿令其灰飞烟灭,隐遁无形。

忽然,还是因为怒吼的风的横扫,从废墟中裂变出,能爱慕能许身于她的崭新生命。岩缝里,瓦砾间,劫后余生着点点鹅黄,茵茵嫩绿,又一个美丽而悲壮的生命轮回,传奇般地登场。

谁能断言,自己就是自然的真正主人? 谁知道呢? 只有风知道。

其实,怒吼,并不意味着风儿禀赋着征服嗜血、蹂躏生灵的狂野本能。别错怪了风! 与其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如说是树欲动而风声起。这种两肋插刀肝胆相照的凛冽义气,才是风儿的真实性格。

落叶被无情地抛向空中,不是风的错,谁让你是一片腐朽的枯叶呢? 在空中翻腾着身体,炫耀自己美丽色彩的苍蝇,被阵风刮得背井离乡无处藏身,也不是风的错,谁让你只是生性轻佻的苍蝇

## 包里春秋

■ 丹丘生

术精良,而且材质都是用的牛皮,可见今人用牛皮、羊皮做包是跟古人学的。古人其实是很有情趣很新潮的,凡事都区分得清清楚楚,对这包的叫法也会因大小功用不同,有不同名称。汉代学者毛亨说包按大小不同,有不同名称,“小曰囊,大曰囊”。古代男人背的包一般叫“佩囊”,大多佩在腰间。古代的女人不像今天这样抛头露面的机会多,她们一般会带什么样的包呢? 从出土的汉代、唐代、宋代的文物来看,女性比较青睐的包是“香囊”,没有香水的年代,身上挂个小袋子,里面装有香料,女人走过,一阵香风一个回眸一声软语,那是很有吸引力的。汉代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中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可见香囊还可以挂在床的四角。恩爱夫妻睡在香气馥郁的床上,自是增添爱恩勃发激情。

自古以来,包也和衣服一样,不同材质、品牌、规格、款式,不仅是个人爱好、品位、个性的写照,也是主人身份的象征,就像唐有“紫荷”、“金鱼袋”等高级包,今有“爱马仕”“路易威登”“香奈儿”等一样。

成功人士,他们一般用的是材质较好、型款简约大气、规格较大的包,不仅显示主人的稳重高贵的身份,也彰显主人的财力和权力。

活泼好动的人,往往会背一个双肩背包或斜挎式包,双手空着,双脚自由,爬山涉水,快步奔跑,都是自由自在,可见主人是崇尚运动、简捷的人。

提手提包的人,一只手提着包,行动起来就不是那么自如,这人十有八九是个稳重且有内藏的人。董明珠式的女强人,一般都会手提着一个型款硕大,高端大气的包包。很多做一把手的女人,她们大多是用型号偏大的手提包,很少见过她们平日用背包或挎包的,做领导的男人就更不用说。女人做一把手的,大多是铁娘子的形象,她们走路都是

呢? 生存的唯一理由是,你得在各种力量的风面前,为自己的存在找到理由,申明并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是的,在“合理的存在”面前,风儿,一改狂野的本性,显得格外的温顺柔和、“风”情万种。这不,她轻柔地栖身于树梢,两情相悦地轻言细语,互诉衷肠——

她说,是因为你沙沙作响的珠玑之声,点醒了我,让我知道了自己的存在,感谢你,是你伟岸的身体和宽厚的胸膛,给了我身心的依托……

他说,不,该谢谢你,是你的力量,让我站稳了脚跟,挺直了脊梁;是你温情的怀抱,让我通畅地呼吸;是你无私地用自己的身体,架起了无形的桥梁,让我们,让五湖四海的树们,相互问候,相互致意,相互守望,相互祝福;更要谢谢的,是你把我们的种子洒向九州,呵护着他们落地生根,破土发芽,茁壮成长,你,才是他们真正的伟大母亲……

她说,没有你,我只是空穴来风,空洞到只是没有方向没有航标的流动,只是流动,与其说这是生存,还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死亡……

他说,没有你,我只是一桩伪装成绿色的朽木,我羞愧于这种名不符实沽名钓誉的存在,我发自肺腑的感言是,没有你,我便没有任何的意义……

银色的月光下,风歇树梢。

他们还在喃喃细说。在听力的盲区,留给我们的,只有猜想,也只能是猜想。是么? 除了情感上的相互爱慕,他们莫是正在交流一切人生哲学所不能穷尽达意的生命真相?

风风火火,气势压倒一切,那包也是特显威力。试想撒切尔夫人那样的能干且铁腕的女人,如果斜挎个包,怎和她的铁腕强势的气质搭配呢?

包也是讲究气质的。无论材质、规格还是型款、颜色,每个包也讲究与主人的财力、气质、身架子大小相配,好比什么马就配什么鞍。淑女给人的印象比较娇弱,如果提个大包,就显得包压人势,大而无当;捏一个玲珑的小包,迈着纤细步,给人一种娇滴滴的妩媚之态,让男人尽生怜爱之情。高大威猛的男人,搂扶着一个体形瘦小手里捏着一个精致小包的女人,尤能反映出小鸟依人之态,男人的雄风得以尽情展示。如果小个子背大包,人被包压;大块头挎个小包,显得小气局促;都有点不伦不类。包不仅是装东西用,也是衬托主人气质的。

这满地的包,有材质好、做工考究、型款不错很显豪气的千元以上的包,也有仅为存放东西,用料粗劣、品相不佳的包。包的主人们绝大部分是年轻人,不少是在校大学生。领包的时候,发现那些衣冠楚楚的人,无论男女,他们的包一般都很考究,估计他们背后有很强的经济支撑。地上许多小巧玲珑的袖珍包,估计比古代仕女的香囊也大不了几个尺码,来领它们的主人,还真是千篇一律的苗条。那些口子大身子大的帆布做的袋子,那是万能袋,可用来上街买菜购物,也可以装着钱粮细软,领这包的主人,大多是衣着随意看上去很朴实的人。当然他们不一定是家里没钱的人,估计有的是经济使然,有的却是穿着打扮不太讲究的人。

包从远古一路走来,不断翻新,活力四射。今人出门没几个不带个包的,千奇百怪的包,也彰显着主人千奇百样的人生。一花世界,一包一人生。一个包包,不仅透露着主人的身价底细,也藏着主人个性人生。真可谓包里有春秋!



之地,也是养育过秋瑾、徐锡麟、陶成章、周氏兄弟的地方呀!

你真的是东方的威尼斯么? 对国人来说,你又是威尼斯可比拟的么?

回过头来看你,我不得不惊讶了! 你那点水乡特色比起你凝重的历史、你曾有过的荣光,那又算得了什么?!

绍兴,你是绍兴人的骄傲! 可你又仅仅属于绍兴人?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愿逝去的先哲往圣之灵安息!

我是真的到过绍兴了,不虚此行。



## 慧日寺（外二首）

■ 王玉芬

像镶嵌在山坳的珠玉  
明黄,明亮  
被一波一波的绿,托举着  
摇晃着,一波一波地涌动着  
还有视注水库的水  
那么幽深,柔软似绸缎  
荡漾和寂静,浓缩在一个时空  
听得见风声,蝉鸣,鸟叫  
万物发出的细碎声响,都溢出来了  
引路的黑蝴蝶,最后停留寺墙  
直到人们离开,还是一动未动  
禅定一般  
想起离世不久的母亲  
她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色

## 石楠

安静地红着,绿着  
太静了,墓碑下的父亲  
再不喊痛,喊痒,喊冷  
再不说“我要死了”  
静得,像一片片  
舒展在细雨中的石楠叶子

一排排墓间的石楠树  
它们绿,父亲就有生机  
它们红,父亲会感到温暖  
它们是“会呼吸的痛”啊  
体贴的,入微的  
和父亲的情感一起起伏

多么惭愧,转身离去时  
那么多的石楠叶子  
变成父亲依依不舍的眼睛  
就像每次回娘家要走时  
父亲都会站在阳台目送  
就是那个样子,就是

## 鲜花祭

枯萎,腐烂的速度太快  
以小时、分钟、秒计  
新鲜纯净的水,营养液白砂糖  
无济于事  
它们一朵一朵地离去  
几朵几朵地陨落  
观察,修剪,拯救  
精准地斜减(四十五度角)枝条  
减去多余的叶子及无法打开的花苞  
减去不忍直视,仍挂在枝头的残花  
病的弱的,争夺养分的  
统统剔除干净  
这些用金钱购买的生命  
初见时,多么好看  
花有花的模样,叶有叶的青翠  
嫩嫩的花苞,欲语还休  
无力挽回它们的颓势,我决定  
关闭有毒的鲜花直播

## 我把月亮弄丢了

■ 张雷

也许是今晨,也许昨夜  
或者是淡如梨花清影的旧年  
我已记不得上一次仰起头颅  
寻找她洁白的踪迹  
具体是什么时辰

我曾经畅想月亮的出现  
是否启发了蟋蟀的鸣叫  
蟋蟀的歌声  
是否凝结了露珠的熟圆  
露水滴落是否会打湿水边的那棵桂花树  
桂花的滴落又是否见证了月亮的初升  
与退隐  
月光入怀  
我裹着月光如一件柔软贴身的旧衣  
如温暖的蛹,一朵摇曳而稳固的烛心  
如今我却恍惚发现  
我把月亮弄丢了

我弄丢了月亮  
同时把星星也弄丢了  
乡村夜晚曾向静默群山与河水袒露的  
每一颗硕大灿烂的星星  
他们随季节变换的居所  
他们和萤火虫的对话  
他们在河水中流淌的光影  
他们曾如此贴近我的心灵,正如  
我的孤独也曾是一片发着微光的星空  
可是我把星星弄丢了

遗憾吗  
也许和丢失的故乡比起来  
丢失星月更能被原谅  
是的,我把故乡也弄丢了

月亮和星星看守的村庄  
萤火虫飞舞蟋蟀吟诵的村庄  
稻杆里灌满甘甜蜜水的村庄  
屋前有院子院子里有树下有人的村庄  
人们循着月光的道路出门过河回家的村庄  
没有一条山路被杂草埋没  
没有一块稻田被石头堵塞  
没有一根烟囱黯然失语  
没有一句呼唤最后还是落空  
月亮惊醒所有歌谣又把所有魂灵哄睡  
星星在石榴树上转动又在窗户外停留  
我把这样的故乡弄丢了

而你呢,陌生人  
你的故乡还在吗

## 山阴道中

■ 万华林

听到过绍兴的人回来说,跟鲁迅先生笔下描写的一模一样。有人把它称作“东方威尼斯”的,是说它是个水乡村吧。圣王羲之《兰亭集序》则说“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或许,我们就是冲着这几句话来的?

自然,才子误人的事不少。明明是平平淡淡的一个地方,并无奇山秀水,被文人的生花妙笔一点缀,一文饰、一铺张,果然就成了很了不得的地方,一时间游者摩肩接踵,云集影从,因为说者是名流。名流到的地方怎么能平庸无奇呢? 难怪郁达夫先生在游了临安玲珑山后,大发感叹:“此山离县治不远,登山亦无不便,而历代的临安仕宦乡绅,又乐为此经营点缀,所以临安虽只一瘦瘠的小县,而此山的规模气概,也可以与通都大邑的名山相并。地之传与不传,原也有幸与不幸的气数存在其间。”

因此,我常常怕受骗。但被骗之后,又忍不了好奇又要屁颠颠的跑去了,被再骗一次。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不去。倘若去了,就是不带任何的目的与希望去跑、去看。或许有喜出望外的发现,有所收获也未可知。兴许还为这“意外”感到满心的欣喜呢。

应该说我们这一次的绍兴之旅没有受骗之感。用同行的某先生的话说:“到了杭州而不游绍兴,那才亏大了!”

“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这是绍兴!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绍

兴!

“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萍、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泡一壶清茶。偏门外的鉴湖一带,贺家池,壶觞左近,我都是喜欢的,或者往龚公埠骑驴去游兰亭(但我还是劝你步行,骑驴于你很不相宜),到得暮色苍然的时候进城上都挂着薛荔的东门来,倒是有趣味的事。”这是周作人笔下的绍兴。

“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这也是绍兴!

还有乌篷船、水巷与石拱桥,恰如你梦想中的样子。

我行走在山阴道中,正逢初夏。太阳烤得沙子路面像着了火。我领略的却不是江南的秀气,恰恰是别一种东西,有点野蛮和粗犷的味道。我也说不清楚。

我平生最敬佩的一个男人生自这里,平生最敬佩的一个女人也生自这里! 他们生是人杰,死为鬼雄! 面对他们我心里还怎么恬淡闲适得起来? 我像一个朝山者,一路匍伏于山阴道上都尚恐不及呢。在这个充满历史厚重感的地方,卑微草屑般的你如不被碾碎,算你内力强大!

绍兴,一座历史之城、进取之城! 我关心的是越王勾践曾经卧薪尝胆之地,如今是否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

你,养育过王充、贺知章、陆放翁、徐渭的古越